

韓國漢文學史

【韓】李家源 著 趙季·劉暢 譯

 鳳凰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 I P）數據

韓國漢文學史 / (韓) 李家源著 ; 趙季, 劉暢譯
— 南京 : 鳳凰出版社, 2012. 10
ISBN 978-7-5506-1595-3

I. ①韓… II. ①李… ②趙… ③劉… III. ①漢語—
文學史—韓國 IV. ①I312.609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2)第238470號

書名	韓國漢文學史
著者	(韓) 李家源
譯者	趙季 劉暢
責任編輯	韓鳳冉
出版發行	鳳凰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鳳凰出版社(原江蘇古籍出版社) 發行部電話025-83223462 南京市湖南路1號A樓, 郵編:210009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號, 郵編:210009
出版社網址	http://www.fhcbbs.com
經銷	鳳凰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排	南京凱建圖文製作有限公司
印刷	江蘇鳳凰鹽城印刷有限公司 江蘇省鹽城市純化路29號, 郵編:224001
開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張	15.375
字數	413
版次	2012年10月第1版 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
標準書號	ISBN 978-7-5506-1595-3
定價	48.00圓

(本書凡印裝錯誤可向承印廠調換, 電話:0515-88153008)

本書出版得到

淵民學會會長許捲洙教授資助

中譯本序

吾先師淵民李先生，吾韓之國學大師也。國人仰之若泰斗。畢生嚴謹治學，一息尚存，孜孜不休。著書等身，達一百餘種之豐裕，生前皆已公刊，而學澤浹洽於國內。就中，《韓國漢文學史》一書，縱而貫吾東方數千年漢文學演變之潮流，橫而括朝鮮數千里同時代諸家之長短，內容豐穰，體裁完善，可謂先生之代表作矣。

然講釋以吾韓言語，故外國學者無以讀解，欲普及吾韓漢文學於世界各邦，則障礙甚大。將不以漢語或英語等各種外語翻譯，則難以普及於世界也。如此鉅著之譯役，其誰可當諸？其稿費何以辦與？只切望其譯刊而無由遂願者，久矣。

今歲五月，中國南開大學中文系之趙季教授，俯應淵民學會之邀，蒞韓而發表關於淵民先生之詩之論文，且對於韓國詩歌之歷史特施演講，教惠頗渥。趙教授與余相結神交，實已近十五年。余曾與吾賢僚尹教授浩鎮共譯《詩話叢林》，同時趙教授方留韓而詳註《詩話叢林》。雙方先見對方所著之書而見面則不易也，渴仰十餘年之後，今春始攀良晤。數日徵逐交談，乃知趙教授於韓國漢文學，研究精深，勞績豐厚。舉例則除《詩話叢林》之詳註以外，既詳註《箕雅》而公刊，又把《皇華集》釐正而加詳勘，與許教授敬震編撰《韓國詩話人物批評集》而公刊。自言與其得意門生劉暢將《韓國漢文學史》已譯畢，正在校補之中云。余聞之不勝喜忭，累年悶鬱無奈之事，一朝渙然。

余叨居淵民學會之會長，感慨當何如也？今夏6月18日，與學會總務敬震教授躬訪南開大學，演講淵民先生其人與學而介紹

於南開大學師生。且閱看《漢文學史》之譯稿，則原義明傳，譯語雅麗，可知趙師劉生敏達之手。譯本將刊頒於中原天下，則中華學者亦將研究先師之學，以知先師之學問造詣。先師之靈當在天上莞爾而笑曰，今吾之學，賴趙劉師生之功，始傳於中華，可喜也。多謝多謝。

將判之際，趙教授謬囑譯本之序，捲洙以不敢當故牢辭之，而敦勸不已，粗構蕪莽之語而賀之勛之。

歲在壬辰之杪夏，淵民學會會長 許捲洙謹撰

譯者序

自古以來，中韓兩國一衣帶水，唇齒相依。兩國文化水乳交融，使韓國成為東亞漢字文化圈十分重要的組成部份，韓國漢文學也取得了輝煌的成就。

本書所說的韓國漢文學，實際是指朝鮮半島歷史上全體人民用漢字創作的文學作品。大家知道，朝鮮半島最早使用的就是漢字，即使在十五世紀中葉造出韓字以後，也一直以漢字為正式的官方文字，直到日據時期。在幾千年的時間裏，朝鮮半島創作的漢文學作品浩如煙海，汗牛充棟。據韓國李顯鍊《韓國本別集目錄》介紹，只是他們調查到的韓國現存別集就有 35,833 種之多，該目錄著錄了 11,091 種，絕大多數是用漢字書寫的，這還不包括數量巨大的總集。

韓國漢文學是一個巨大的藝術寶庫。在域外漢文學領域，韓國漢文學的成就之大、水平之高，遠超日本、越南等國家的漢文學創作。韓國漢文學的發展一直與中國文學關係密切，發軔期的新羅詩文多受晚唐詩風和駢文影響，發展期的高麗詩文則有蘇黃詩風和歐蘇散文的深刻印記，高潮期的朝鮮王朝詩文則與明代文壇復古思潮相呼應，推崇唐詩與韓柳古文。韓國漢文學作品包括詩歌、散文、小說等多種體裁，尤以韓國漢詩成就最為突出。據筆者估算，現存韓國漢詩當有近二十萬首，約為《全唐詩》的三四倍，其水平也不容小覷。以下略舉一斑，雖不能窺全豹，庶可得其仿佛。

落日臨荒野，寒鴉下晚村。
空林煙火冷，白屋掩柴門。（金淨《感興》）

推轂端須蓋世雄，鯨鯢出海帝憂東。
將軍黑稍元無敵，長子雕弓最有風。
威起夏州遼自重，捷飛平壤漢仍空。

輕裘緩帶翻閒暇，已入邦人繪素中。（崔岔《天將李提督別章》）

前者有《逢雪宿芙蓉山主人》“日暮蒼山遠，天寒白屋貧。柴門聞犬吠，風雪夜歸人”之蕭散韻味，而被朝鮮王朝漢詩大家許筠在《惺叟詩話》中評為“酷似劉長卿”。後者乃詩人為明代抗倭援朝大將李如松送行之作，大氣磅礴，鏗鏘有力，豪放雄健，充分表達了抗倭聯軍勝利的自豪與對中國將領的由衷感佩。

與韓國漢文學的輝煌成就相比較，放眼研究界的現狀，雖然已經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仍有不盡如人意之處，還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間。就國際上看，韓國、日本由於漢文學不是母語及種種其他原因，妨礙了學術研究的深入。就國內來看，最早從事此領域研究的學者多在民族院校和各大學的韓語系，以理論研究為主，而極少進行基礎的文獻整理。韓國漢文學的文獻整理需要深厚的文字訓詁功底和良好的古籍校勘能力，從這一點來講，中文系學者是本色當行。國內中文系涉及韓國漢文學研究的目前主要有三家。上海師範大學主要集中于整理域外漢文小說，已經編纂了日本、韓國、越南的漢文小說叢編。南京大學域外漢籍研究所兼治日韓越漢文學，成果頗多。筆者所在的南開大學則專攻韓國漢詩文獻整理研究。

近年來域外漢文學研究方興未艾，然而，目前國內尚未有一部翔實厚重的韓國漢文學史著作以供學者瞭解研究之參考（韓國學者金台俊 1936 年撰寫的《朝鮮漢文學史》僅十五萬字，似嫌簡略）。而李家源先生的《韓國漢文學史》一書為同類韓國漢文學史之翹

楚，遠勝于其他同類著作。故此筆者選擇翻譯該書，以饗研究者和廣大讀者之需。

李家源(1917—2000)先生字愬淵，號淵民，本貫真城，生於京畿北道安東市，是韓國著名漢文學者、國文學者、教育家和漢詩詩人。他畢生致力於漢文學創作、研究，在韓國放棄使用漢字的時代，魯殿靈光，巍然獨峙，成為韓國漢文學的殿軍。

作為韓國古代著名大儒李滉(號退溪)之十四代孫，李家源自幼追隨身為陶山書院訓長之祖父，深受家學薰陶，奠定了堅實的漢學基礎。1941至1943年，在明倫專門學校經學研究科學習。與著名漢詩名家為堂鄭寅普、六堂崔南善、碧初洪命熹相交遊，以青年文章家、漢詩詩人聞名當世。1952年成均館大學國文科畢業，1954年任同校文理大學助教授。1956年因反對李承晚獨裁被免職。1959年至1982年，因延世大學副校長崔鉉培薦剋，就任延世大學國文科教授。退休後受聘檀國大學待遇教授，後陞任客座教授，並榮任大韓民國學術院會員。1959年，任韓國文教部國語審議會委員。翌年，任韓國教授協會幹事。1962年，任韓國語文學會理事。1966年，任成均館大學理事。1970年至1974年，任儒道會總本部委員長。1975年，任韓國漢文學研究會會長。1978年，任退溪學研究院理事。李家源先生雖歷任學術、宗親、儒教團體負責人，然並不參與行政事務，而是專心於學術之中，著作等身。其代表性著述有《中國文學思潮史》、《漢文新講》、《韓國漢文學史》、《漢文學研究》、《玉溜山莊詩話》、《淵民國學散稿》等，並創作有《淵淵夜思齋文稿》等六大冊精裝漢詩、古文詩文集。此外，李家源先生尤善書法，筆法自成一家，與國內學者多有書信往來。且熱衷古董、書畫等之識鑒與收藏，但是他強調所藏絕非私人所有，於1986年間將所藏朴趾源《熱河日記》原本、鄭散山水畫等三萬餘件古董書畫贈予檀國大學附屬退溪學研究所。

《韓國漢文學史》一書初版於1961年，此後多次再版。本書據1998年再版本翻譯。該書原為李家源先生在大學授課所用之講義，經過多年精益求精的增補修訂而成。該書所定義之韓國漢文

學，亦不僅包含韓國古人創作之漢文學作品，還包括利用漢字記述、記錄之作。本書旁徵博引，取捨精當，內容宏大精深。通過閱讀本書，讀者當會對韓國漢文學之作家作品獲得全面瞭解。

翻譯之中如有不當之處，還祈中外學者不吝賜教。

趙季 劉暢

2012年9月28日

原 序

韓民族爲東方諸國中具有悠久傳統與璀璨歷史的民族之一。幾千年來，以民族自主性爲基礎產生的思想感情與其他民族交驩、感受，文藝的產物存在於此種關係中。此即“漢文文學”乃至“漢字文學”在這片土地上的發展歷程。

文學產生於人的靈魂活動，似極神秘，然終究爲外界社會生活之反映。故文學亦如生活，均或多或少地因借其他民族中合於本民族的成份，以促成自身的發展。確如先哲所言“文以載道”，故而我們將文學研究之重點放置於溯究作品所承載的思想感情，捕捉文學思潮的時代特徵，推研孕育此種思潮之政治、社會、經濟等現實背景下所產生之痛苦，蘊含之苦悶，以致流派綿延之嬗變。

固然，此產物中若有不合於我們真正民主主義的文學藝術發展的成份，稍有障礙，則應嚴格剔除；然而，其中若存在有利於民主祖國建設者，則稍有貢獻亦將披沙揀金，不落一言，一一進行科學的研究分析。事實上，我們全神貫注於憑藉新理想與新方法，真正繼承發展這些本民族萬代傳承的寶貴財富。

其中，“漢文文學”乃是重中之重。從韓國古典文學整體上看，相較於韓文文學，漢字文學作品不論是數量上還是品質上，均無半點不及之處。此雖不合文學發展之常態，但史實確然鑿鑿，不容置疑。

漢文文學研究之必要工作有很多，但正如上文所言，最緊要者爲研究不同時代下文學思潮之變遷，而這也正是著者寫作此書之動機所在。且在求索過程中，切忌將韓國“漢文文學”視爲中國文

學的簡單翻版，而要反復琢磨其在獨有之形態與思潮中，充分展現出的民族自主之“靈”與“物”。

此外，此書本應定名為《韓國漢文學思潮研究》，但現在為合於大學教程的通用性，故改名為略微通俗的《韓國漢文學史》，而筆者亦在近十數年的大學授業過程中數易其稿。雖然如此，本書仍多有點綴湊泊之處，實難成佳篇，而今竟可付諸梓行，甚為慚愧。最後，非常感謝民衆書館將本書稿本變成幹淨的活字，印刷出版。並對提供珍貴資料的國立圖書館、延世大學圖書館、通文館，及製作索引的成均館大學金喆洙講師，特此致謝。諸位辛勞，謹銘於心，感激不盡。

著者 一九六一年四月六日

攔筆於攄惺燕茶齋

目 錄

緒 論	1
一、韓國漢文學史之定義	1
二、韓國民族	2
三、韓國漢文學與中國文學	3
四、韓國漢文學概觀	7
第一章 遼古時代之漢文學(古朝鮮)	9
一、俗曲	9
二、漢體詩歌	10
三、散文產生與神話系小說	12
第二章 北方反抗意識(高句麗)	14
一、高句麗系民族	14
二、三教之傳入	16
三、俗曲	18
四、漢體詩歌	19
第三章 南方浪漫思潮[一](三國統一前之新羅)	24
一、新羅系民族	24
二、花郎思想之流布	26
三、鄉歌	30
四、鄉曲	36
五、唐體詩歌	41
六、說話系小說	47

第四章 南方浪漫思潮[二](百濟)	49
一、百濟系民族	49
二、三教之傳入	50
三、鄉歌	51
四、鄉曲	52
五、百濟文學之傳播倭國	53
第五章 南北思潮合流(三國統一後之新羅)	56
一、合流經過	56
二、佛道末流之弊	58
三、國學設置與讀書三品	59
四、吏讀之政治性	62
五、鄉歌	63
六、唐體詩歌	71
七、說話系小說	79
八、賓貢諸子與韓國漢文學之確立	81
第六章 儒、佛思潮之交融[一](高麗初期)	87
一、高麗漢文學概觀	87
二、高麗建國及其思想背景	90
三、科舉制度之確立	93
四、私學之興隆	96
五、詞腦之老境美	98
六、樂府之成立	101
七、詩歌繁榮與作家群像	110
八、散文文學之發展及著作	123
九、傳奇系小說	126
第七章 儒、佛思潮之交融[二](亡亂以後之高麗)	132
一、文人之大受難期	132
二、亂後文人之避世思想	136
三、辭賦之出現	143

四、樂府之發展	150
五、學蘇之新傾向	157
六、竹林七賢系之詩歌	160
七、性理學興起與詩歌創作	173
八、散文文學之發展及著作	180
九、文學批評著作之出現	185
十、志怪、假傳系小說	189
第八章 佛、儒思潮之成熟期(李朝初至壬辰倭亂以前)	198
一、外儒內佛之思想	198
二、科舉制度之變遷	201
三、集賢殿與編纂事業	208
四、《訓民正音》之創制與漢文學	209
五、口訣與鑄字問題	211
六、古賦	216
七、樂府	218
八、詩歌	221
九、隨筆、評論、選學	254
十、小說	256
第九章 復古運動與經世文學(壬辰倭亂以後)	271
一、黨爭、動亂與反思	271
二、辭賦	273
三、樂府	274
四、詩歌	277
五、散文文學及著作	311
六、小說	318
第十章 社會問題之發生(光海朝)	320
一、革命思想之煽揚	320
二、道教與天主教之混合思想	323
三、辭賦	325

四、樂府	326
五、詩歌	327
六、女流作家之活躍	336
七、隨筆、評論、選學	342
八、小說	344
第十一章 浪漫主義(仁祖反正以後)	356
一、勳戚跋扈與國難	356
二、辭賦	358
三、樂府	359
四、詩歌	364
五、散文文學及著作	372
六、浪漫小說	378
第十二章 寫實主義(英祖、正祖以後)	386
一、科學精神與實學派	386
二、辭賦之變遷	389
三、樂府之寫實傾向	391
四、詞之老境美	409
五、寫實詩歌	410
六、科詩最高潮	432
七、散文文學與著書	444
八、寫實小說	450
結 語	475
譯後記	477

緒 論

一、韓國漢文學史之定義

韓國漢文學包含兩個方面：我國民在創造正音文字前，使用中土傳入之漢文字表達思想感情所創作之早期漢字文學；正音文字創造後所產生之漢文學。在此《韓國漢文學史》的敘述體系中，將探討上述二者全部作品中的文學形態與思潮。

在漢文學的發祥地中國，並無“漢文學”一詞，惟用“漢代文學”指稱漢代之文學而已。然以韓國為首之東方諸國，在本國文字創造之前，皆以漢文字進行書寫，故未曾不視漢文字為本國文字。如金富軾(1075—1151)所言：“國初始用文字，時有人記事一百卷，名曰《留記》。”(《三國史記》卷二〇張 2《高句麗本紀第八·嬰陽王》)亦如李朝世宗李裲(1397—1483)所說：“國之語音異乎中國，與文字不相流通。”(《世宗御制訓民正音》張 1)此言認定，創製《訓民正音》後，中國文字仍為韓、中兩國所共用，事實上亦並未出現“漢文文字”一詞以作為“正音文字”之對應，更未產生“漢文學”抑或“漢字文學”之概念以區分同時期之正音文學。直至距今約半個世紀，我們的韓文字才正式確立完全而獨立的地位，故將此前我國歷代文學作品中借用漢文字書寫者稱為“漢文學”，與正音文學儼然相別。

然就韓國而言，正如與唐代貿易往來頻繁，便將中國所產之物均冠之以“唐女”、“唐絲”、“唐書”、“唐樂”等名之情況相同，漢代文